



如雪的

天上的游云，离不开大地的约束，却又在山峦间飘逸行走；山野的茅草，逃不脱严霜的蹂躏，却又在春夏间涂抹绿色，吐出洁白的花穗，如雪，如云，如梦。

吴国富 著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如雪的

茅草花

吴国富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雪的茅草花/吴国富著. 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

2013. 8

ISBN 978 - 7 - 210 - 05967 - 7

I. ①如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9082 号

如雪的茅草花

作者:吴国富

出版: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(邮编:330006)

发行部电话:0791 - 86898893

学术出版中心电话:0791 - 86898330

E-mail:swwpublic@sina.com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17.5

字数:250 千字

ISBN 978 - 7 - 210 - 05967 - 7

赣版权登字 - 01 - 2013 - 181

定价:30.00 元

承印: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如雪的茅草花

第一章 少儿如梦 /3

- 一、飘零先世 /3
- 二、家山处处 /8
- 三、小学的风雨 /13
- 四、初中的梦幻 /18
- 五、寒窗断梦 /24

第二章 风樵雨耕 /31

- 一、空山樵影 /31
- 二、田野青黄 /37
- 三、草地牛郎 /44
- 四、农闲苦工 /48

第三章 山野幽梦 /55

- 一、书中清梦 /55

- 二、庭园旧梦 /59
- 三、梦游天地 /65
- 四、霜花远梦 /71

第四章 小城残梦 /82

- 一、离家之路 /82
- 二、飘零的心 /85
- 三、飘忽的梦 /90
- 四、雨夜思情 /94
- 五、雪地游子 /98
- 六、别样田园 /101

第五章 梦断风雨时崛起 /107

- 一、儿女摧梦 /107
- 二、骤雨飘萍 /110
- 三、一家三处 /116
- 四、幼女之劫 /121

第六章 百折千回中奋进 /129

- 一、荒山觅食 /129
- 二、闭门苦读 /134
- 三、破碎的家 /137
- 四、横祸临头 /144
- 五、无奈的选择 /150

第七章 背负三山的飞翔 /156

- 一、沉重的土地 /156
- 二、忙碌的小店 /160
- 三、寄梦的学堂 /164

四、一天大学 /168

五、考研与复试 /174

第八章 西湖圆梦 /185

一、一石千波 /185

二、西湖书影 /191

三、携家读书 /198

四、梦与青草一色 /206

云外小笺

○远山的枯松 /217

○山神,黄蜂 /219

○春樵 /220

○草地云天 /221

○甜美的睡 /222

○寻牛 /223

○牛的影子 /224

○消逝的春草 /225

○山野小梦 /227

○井边的晚霞 /228

○短暂的波光 /229

○薯汁与秋月 /230

○苦涩的茶尖 /231

○沙洲的玉米 /232

○山野的果子 /234

○春笋 /235

○惊飞的斑鸠 /236

○月光鱼影 /237

- 别扭的父子 /238
- 橘园的蜜蜂 /239
- 大表姨,表舅妈 /241
- 大姐与二姐 /244
- 除夕的禁忌 /245
- 七月半 /247
- 没出息的儿子 /248
- 坏脾气 /250
- 谁威严 /251
- 都有理 /252
- “大呼隆”日记 /2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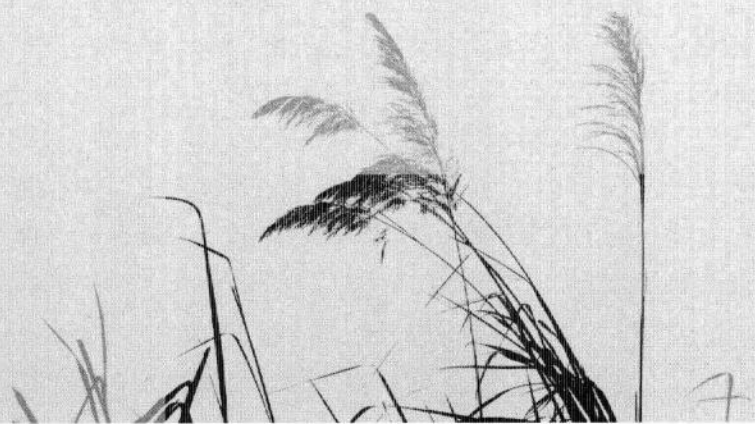
云迹小诗

- 一席话两壶酒秋夜酣眠(2000年) /257
- 阮郎归·集词牌名(2001年) /257
- 太乙峰(2001年) /257
- 有感(2001年) /258
- 岁末到石渡(2001年) /258
- 度岁末(2001年) /258
- 湖南行二首(2002年) /258
- 龙虎山(2002年) /258
- 诗酒盛会(2002年) /259
- 暮上匡庐(2003年) /259
- 监考有感(2004年) /259
- 锁江楼对联(2005年) /259
- 读《滕王阁序》戏作(2005年) /259
- 与晏君共撰书成自喜(2005年) /259
- 江城早起(2005年) /260

- 陪胡迎建、梅俊道二先生游修水陈家大屋(2005年) /260
- 偶书(2005年) /260
- 周末独步(2006年) /260
- 远游篇二十二首(2006年) /260
- 送小女读书(2006年) /263
- 游大庾岭(2006年) /264
- 闲聊(2006年) /264
- 安徽天柱山(2006年) /264
- 鹧鸪天·浔阳楼(2006年) /264
- 读书戏嘲(2007年) /264
- 游东林寺(2007年) /264
- 随众人游祭铅山辛弃疾墓(2007年) /265
- 秋梦(2007年) /265
- 回乡偶感(2007年) /265
- 神雾山(2007年) /265
- 武陵岩漂流(2007年) /265
- 有感(2007年) /265
- 雨日到丰良艺院(2007年) /266
- 对饮(2008年) /266
- 戏咏莲塘龟(2009年) /266
- 康王谷园亭对联(2009年) /266
- 萧先生讲学浔阳谨书以赠(2009年) /266
- 鹊桥仙·渊明爱菊(2009年) /266
- 仰天坪寻秋见黄花(2009年) /267
- 开会有感(2009年) /267
- 戏与诸君编注诗词集(2009年) /267
- 记梦(2009年) /267
- 游岳母墓有感岳飞(2009年) /267
- 最热时上庐山(2010年) /267

- 三到鹅湖书院(2010年)/268
- 沁园春·游高安八百洞天(2010年)/268
- 水调歌头·辛卯夏至锡林浩特草原(2011年)/268
- 辛卯秋与郑大师生观黄河(2011年)/269
- 岁末飞雪有感(2011年)/269
- 荒丘雪中(2011年)/269
- 成都武侯祠小坐(2012年)/269
- 壬辰五月重到杭大(2012年)/269
- 雨中访彭泽西山寺(2012年)/269
- 和萧先生《江南忆》(2103年)/270
- 宿修水中夜听雨(2013年)/270

如雪的茅草花



第一章 少儿如梦

一、飘零先世

青春之年的春日，我常到大河边上拔笋。

高岸边有一座荒凉已久的排灌站，小屋前面是一行陡峭的石级，随着锈迹斑斑的铁管伸入河底。洪波从铁管入水处涌起来，翻作一座座小丘，终日轰轰不已。小屋左右是密密的翠竹，遮住春云中黯淡的天光；屋后的高壁上，有叠叠的青茅覆盖着屋檐。茅丛翠竹之中，隐伏着许多荒坟。小屋在三面暗影里凝望着河水汹涌。

这样一个地方，也许不该有人的踪迹；或许小屋也只是狐仙幻化而成，为了和他的野鬼老友，在无边的暗夜里长谈人世。于是乱草里的荒魂在千年沉埋之中有了一丝欢欣，在百年风雨之后有了片刻遮盖。他们舀起冰凉的河水为酒，采来青柔的嫩叶为菜，席地而饮，彻夜欢言。屋上的雨声是春忙中他们飞落的泪水，这泪纵然在夏日中也冰凉无温。他们思念着秋霜里凋零的多少朱颜，他们回味着冬雪里枯绝的多少欢爱。当风雨过去的时候，一切思念都在冥漠的山野中消失，陪伴他们的依然只有永远的沉埋。

我本天边孤独客，罡风吹落一寒星。三冬含乳霜花白，万里迁居落叶零。
百丈寒山寻野果，千年明月照荒庭。翻田弄土吾家世，莫爱诗书误百龄。

像无数农民一样，青野荒坡之间是祖辈漂泊的家，青树黄土之下是祖辈长眠的家。

我的高祖最早住在浙江宣平县，在风雨的洗刷中，许多往事已然湮灭，就连宣平县也在半个世纪以前被武义、松阳、丽水三县瓜分掉了。高祖在宣平山区的生活无比困苦，因此他逃离了这个地方，用一担箩筐挑走了全部的家当，一程程走过荒山原野，来到几百里外建德县境内的麻车镇里前村，开辟荒土，安顿老小。

高祖落脚的地方，山不是很高，田野也不广阔，但他的子孙都在这里，也应该就是我们的故里了。然而绵延起伏的山丘不是我的家园，青草绿树中没有我的桑梓，因为我的祖父又离开了高祖、曾祖生活的地方，走过几十里路，渡过一条小河，来到同属建德县的三河乡，在一个背靠大山、面临小河的小山村停留下来，为人看守山林。

大山名叫紫山，山顶常有云雾缭绕；在山脚下能够看见的最高处，是一块鹰嘴般的大岩石，其实那还只是半山腰而已。碧水名叫兰江，从上游的兰溪境内流下来，又在遥远的下游流入富春江，汇入大海。小村名叫陈村，大约有两三百人。

祖父离开了清寒的家庭，在这个没有一寸草、一寸土属于他的地方生活了几十年。他在鹰嘴岩上搭了一个茅棚，看守附近的山林。在山林间的荒地，年复一年地挥刀舞锄，诛茅垦土，春种玉米，秋收红薯，还种了很多桐树。天哀怜人时，风雨也顺从人愿。一担担玉米、一堆堆桐籽换得一个个铜板、一块块银洋，终于让祖父买回了几亩田地。长久住在茅棚里的祖父，后来就在紫山脚下建造了一栋房子。附近山上没有一株属于他的树，他从几十里外的故家山上背来木料，削成栋梁椽子、门窗檩柱，最后还差一根柱子，是邻村一位好心人送给他的。祖父盖了一栋土墙的瓦屋，娶了刚成为寡妇、还带有一个小孩的祖母，总算有了自己的家。

祖父于1980年去世，刚好八十岁，那时我已十六岁，也有了不少关于他的

记忆。他的模样干瘦,看起来并不高大,但七十多岁时还挑得动一百多斤重的担子。他喜欢抽烟,烟草是自己种的,浇水浇粪都是独自完成的。烟叶长起来时,巨大而柔软的叶片盖满了屋后的一块坡地,叶子上闪烁着太阳的光泽,如同祖父脸上的笑容。他经常去采摘烟叶,用小竹片夹起来晾晒,之后用木夹子夹紧,刨丝,金黄的烟丝散发着香味,让人觉得吸烟是一种享受。

我开始懂事时,祖父已经衰老,干的农活很少,所以不知道他的田地功夫;但同村的大姐夫,比我年长十几岁,他是知道的。我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喝酒,喝得高兴了,不知怎么就聊起了祖父,大姐夫脸上泛起了笑:

“呵呵!要说你爷爷,可真是一个好手!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!比如我们浙江那边槎子树很多,槎子树上的毛毛虫多得古怪,别人摘槎子都要戴手套,可你爷爷这家伙,摘槎子时光着手在树上捋几下,就把毛毛虫捋掉了!”

槎子树就是乌桕树,果实可以榨油,我也见过,但那树上多如牛毛的虫子,让我从来都不敢碰它。爷爷的手,大约已经练成了铁皮吧。

然而大姐夫最佩服的还是爷爷不怕热。六月炎天,别人都要戴草帽,但爷爷在山上锄草,一锄就是一天,从来不戴草帽,休息时,就在向日葵下坐着歇一歇。“你说葵花叶能有多少绿阴?”大姐夫问了好几遍,让我觉得很惭愧。

祖父去世十五年了,我才能去故乡看一看他的产业。两道山坡腾涌而上,直插云天,山峰下是他当年苦心经营的巢穴,土墙已经片片剥落,青瓦已经变成黑瓦,人家已经变成了牛栏,主人早已更换。幸而祖父与祖母都已有了黄泉之下永远的家,再也不必顶风冒雨,远走他乡了。

祖父会说两种话,一种是建德话,一种是处州话。处州话把“我们”说成“阿洪”,把红薯说成“方己”。父亲会说处州话,但他从来没有教过我们。也许总是说着异乡的话,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,也会遭到别人的歧视吧。的确,有了祖父的成就,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在此扎根了,也就可以忘记飘零的历史了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祖父很喜欢种菜,但他种的菜我吃过之后便忘记了,长大后依然记得的只有“奇芋”,大约就是“魔芋”或“山药”吧。它的块茎像红薯,只是表面很粗糙,而且特别的凹凸不平,并长了很多胡须,里面的肉红得发紫,流出的浆像血一样。它的藤又细又长,叶子也很清瘦,闪烁着紫红的光

泽。爷爷带我种奇芋时说的话，让我惊奇不已：

“奇芋这东西，是好东西，也是稀奇的东西。你把它种下去，用拳头按一下，以后生出的奇芋便像拳头；用脚板踩一踩，以后生出的奇芋便像脚板。”

我听了，瞪大了眼睛：“真的？”

于是我就做了很多试验：或者用手按一下，或者用脚踩一踩。不过小孩子没有记性，不久之后就忘记了这件事。到秋后挖奇芋时，我才想起爷爷的话与自己的试验，可满地的藤蔓下，手脚的印记早已被风雨洗刷掉了，何况爷爷又锄了好几遍，谁还知道哪一兜是手按的，哪一兜是脚踩的？而挖出来的“奇芋”，也是奇形怪状，分不出哪一块是“拳头”，哪一块是“脚板”，因为全都走了样。

儿时的父亲，日出时走出矮小的家门，日落时回到阴暗的陋室。他吃下了祖父种出的红薯，又开始吃自己种的玉米；他栽种着祖父垦出的荒地，又为我们开垦更多的田土。九岁开始劳动的父亲，继承了祖父的体力与勤劳，也在祖父的基础上，创造了更多的家业。二十多岁时，他成亲了。母亲的娘家在十几里外的大山沟内，小地名叫下田何，比我家所在的村庄更为偏远。还是在祖父落脚的大山脚下，碧水之旁，父亲又盖起了三间土墙瓦屋，屋角栽种了柚子树、桃树与李树，不远处是一个小水库。父亲的楼房，比祖父建造的大多了；他可以满足，我们也可以从此扎根了。寒霜之中，姐姐与兄长们在这里出世、长大，我也在这里降临人世，从哇哇乱哭到蹒跚学步，看到了三次春花、四度雪雨。

在我出生之前，乡亲们刚渡过最艰难的饥荒年代。靠近建德地界的兰溪，因为武斗和饥荒，饿死了无数的人，据说铁路两边坟冢累累。我们的村子在山区，山上有些红薯玉米，村干部对乡亲们偷偷种些杂粮的事也睁只眼闭只眼，因此总算没有饿死过人，但也吃了不少野菜。而找野菜的过程则颇多凶险，一不小心就会丧命。听说有一位妇女就因为饥饿之中在悬崖边上拔笋，失足掉下去摔死了。兰溪的饥民不断地向山区涌来，起先将崭新的家具抬来，胡乱换几斤粮食便走；后来没有了家具，就脱下身上的衣服换一两碗粥吃；后来连衣服也没了，于是看见别人家的东西就捞了来吃，为此引起了不少的纠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姐姐与兄长都挨过饿。公社里开设了一个幼儿班，送到那里的小孩还不至于挨饿，可是有资格去的二姐却死活不肯去，为此大

姐很是气愤：

“这个傻瓜！到公社里每天有芋头吃，她却不去！偏偏要赖在家里挨饿！”

到我出生的1966年，景况稍微好了些，但因为劳力少，人口多，还是不够吃。父亲打算将我送给别人做儿子，母亲舍不得，我才能够继续留在父母身边。

从高祖到祖父，我的家族都与诗书无缘。祖母的娘家是地主，知道要一些文化，她嫁过来之后，也很想让孩子读些书，但家境贫寒，祖父不热心，父亲就没有读书的机会。祖母不甘心，还是让叔父去读了一年的私塾。然而紧接着祖父得了一场大病，差点死去。医生已束手无策，最后一次诊治之后，既没有开药方，也没有说话就走了；临走时叫人转告祖母，不要再指望什么了，还是小孩要紧。幸运的是，奄奄一息的祖父死里逃生，挺过来了。这次变故让叔父又失去了读书的机会，但祖母并没有灰心，后来又让叔父读了一年私塾，让叔父成了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一人。

在祖母的宠爱下，叔父经常躲在家里看书写字，或者到处闲逛。每天早上，祖父带着父亲出门干活，吩咐叔父也去，叔父答应了一声，祖父就走了；然而叔父却总是不去，祖母也不催。由于缺少锻炼，叔父的劳动能力很差，也特别怕劳动，常常帮别人看风水、写对联，操办红白喜事。在乡亲们眼里，叔父当然是一个游手好闲、没有出息的“烂秀才”。到了“大集体”的年代，叔父就成了“破四旧”的对象，他的书被抄出来烧掉了，甚至藏在房梁上的也被找了出来。

虽然叔父得到祖母的宠爱，但祖父对他是不满意的。全国解放前夕，叔父到北方去漫游了一趟，花的好像是出卖宣平祖业的钱。他在北方看到了热火朝天的土改，回来之后，就对祖父说：“赶紧把田地卖掉，不管怎么便宜都可以！北方正在闹土改，土地留不得！”

祖父一听大怒，狠狠地骂他：“败家子！我好不容易买了几亩田，到你手上就败掉了！”

他对叔父所说的道理，根本就听不进去。后来由于这几亩田，我家差一点被划为“富农”，幸好有人说公道话，才被划为“下中农”。然而这件事并没有提高叔父的地位，因为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土地一直是神圣的；直到我长大之

后,土地才彻底失去了魅力,而祖父的教诲,父亲的业绩,也就随着这种变迁失去了光彩。也许在祖父与父亲的眼里,叔父和我都是变了样的“奇芋”吧。

二、家山处处

1969年,富春江上修建了大坝,水位的抬高将吞噬我们耕种的土地,小小的山村要迁出一半以上的人口。没有人愿意迁移,但当时压力大,谁也不敢拖延。对饥荒心有余悸的父亲,听说江西地广人稀,倒也乐意远走他乡。只有三岁的我,不记得那个冬天是否寒冷,也不清楚满地霜华是否凛冽。只依稀记得外公用箩筐挑着我,另一头放着石块与板凳,走了很远很远的路,一直送到上车的地方。据说亲人分手时,是一片号哭之声,但我全然没有感受,也不知道从此一去就是千里之遥;我只知道跟在母亲身边就不怕,尽管母亲在漫长的旅途中一直晕车,不省人事。

汽车把人们送上火车,火车沿着浙赣线西上,又沿着南浔线来到江西的北部。政府给的移民经费很少,但允许大家把所有的东西搬走。乡亲们把沉重的石磨搬来了,把晒衣服的竹竿也搬来了。而有一户人家,实在没什么好搬的,就把墙头的砖扳了几块下来,放到车上。

我们走了一千多里,落脚的地方叫渡头,在武宁县石渡公社境内,修河之畔一处荒山之中。不久之后,留在浙江的叔父就来看望我们。下车后他走了一二十里山路,在高过人头的茅草丛中钻了许久,才来到我们住的地方。

初到江西的日子非常艰难,何况又是冬天。带来的粮食不够吃,只得去捡本地人没有挖干净的红薯。如果逢上的主人不友好,便连篮带薯夺了去。

第二年夏天,我得了麻疹,一连病了好几天,脚板的两张皮就像鞋垫一样脱落下来。母亲慌了,赶紧叫来赤脚医生。医生是一个好吃的土郎中,喝了酒、吃了炒蛋后摇头晃脑地说,这孩子身体太差,要多吃些营养品,比如鸡蛋之类。母亲狠下心来,给我煮了四个鸡蛋,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顿饭了。病中最自豪的是母亲说我乖,叫我不哭,我就不会哭;叫我躺下,我就不会站起来;南瓜、马铃薯之类不能吃,我就一口也不动。有时睡久了醒过来,看着破旧的蚊帐出神,而那发黑的蚊帐也就一直印在脑海里。我跟母亲说,我做的梦真是古怪,晃悠悠,飞个不停,就像被别人扔出去一样。父亲